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一號 (陰曆八月二十一日)

總 882-1
4.
36(正)

南京醫學報

第六期

（類紙報聞新作認號掛准特政郵國民華中）

交際員濮鳳笙啓事

本會重行組織力圖改良月刊報章實地研究並承外埠同志惠寄文稿補助其間擴充知識已於五月一號發行第一期醫報銷數計達千份足徵維持醫道實多熱心毅力之人至閱報諸君本城概由本會事務所交涉外埠定報及願代任分派者請函寄南京白酒坊濮鳳笙醫寓接洽如惠寄文稿請儘陰歷每月底以前寄到過期歸下月付刊但本報限於篇幅來稿佳作甚多每易割愛不登者原稿恕不寄還此佈

庶務員黃慎齋啓事

敬啟者本會自成立以來鄙人奔走其間恆虞隕越時逾半載心力交瘁適抱采薪難膺厥職頃已報告本會請假三月當另派妥員接充所有第六期報及一切事項關於庶務者鄙人概不負責任特此謹佈

本報目錄

學說 論治風痢 火熱暑暈辨

醫案 二則

雜錄 錄上海中華醫藥聯合會開成立大會通告書並簡章 續浙湖凌君志雲詭逆談一則

幼幼廬醫話 補祝南京醫學報出版辭 疫氣流行之可駭 絕句四首

通信 旅滬王問樵先生致本會交際員漢君鳳笙書

專件 本會紀事 本會秋季課題名錄 醫林同志錄 會員一覽表

附錄 本會秋季課課六篇

學說

論治風痢

台州金惠風來稿

痢者腸胃積滯也。然有濕痢。有風痢。濕痢屬腸胃病。風痢雖見症於腸胃。而病源並不在於腸胃。其濕痢多而風痢少。濕痢十居八九。風痢十居一二。方書皆詳於治濕痢。而略於治風痢。所以治風痢之法。寥寥罕見。倘漫以治濕痢之方。施之於風痢。未有一敗塗地者。戊申之秋。氣候酷熱。城鄉風痢大發。有赤滯。有黑滯。小孩最易傳染。醫以檳榔川朴木香青皮枳實藿香薏仁澤瀉腹皮茅朮粉葛黃芩黃連等藥。不過二三劑。舌色赤絳。赤絳即死。由是小兒之遭劫而亡者。一月之中。不下數百人。真數十年來未有之奇災也。時鄙人由杭旋里。但見患痢之小孩。身熱口渴。舌苔薄燥。脈浮不沈。或頭腫。或唇腫。或頰腫。或丹疹。或咽痛。或咳嗽。或唇瘡。種種見症。皆屬風熱。始恍然悟曰。此非痢也。乃風熱下陷也。治風則生。治痢則死。治上焦之風則生。治下焦之痢則死。急以防風杏仁象貝。桔梗鬱金薄荷牛蒡黃菊僵蠶杷葉竹茹等。祛風開邪。以蘆根滑石梔炭銀花炭等。清熱滲溼。僅以荷葉一味。升其胃氣。輕者二三劑。重者四五劑。風退而痢自解。初未嘗拘拘治痢也。唯曾經前醫誤藥。舌色赤燥者。則死不可治。或問曰。然則曷為服檳榔木香連等。遂成死症也。余曰。風痢初起。邪在上焦。本非重症。但使用藥輕靈。無不應手奏效。粗工見其腹痛便滯。日數十行。又見其痢中帶赤帶黑。

莫不驚心動魄。均注重於治痢。而不注重於治風。即病家亦以治痢爲先。故率用檳榔、芍藥、連等下陷之藥。獨不思風熱既然下陷。而藥復從而陷之。譬如下水加石。必至邪無出路。始而化火。繼而傷陰。終而舌色赤絳。甚至唇齒皆燥。滿口皆生白點。或白腐。而症遂不可爲矣。兼之粉葛一升。則嘔吐立作。湯藥入口即吐。雖急用鮮地、鮮斛等以救其液。終難挽救。吾願操岐黃術者。慎之又慎。此則鄙人所私心禱祝者矣。

火熱暑喝辨

湖州李嘯雲來稿

六氣中風寒溼燥。皆各爲一氣。惟暑火二者。最易混同。古人謂之喝。亦謂之熱。似皆附於暑火之中。然暑火同列於六氣。必有其相異之點在焉。王氏孟英謂暑即是熱。而以寒來暑往對待爲言。蓋爲關陰暑陽暑等謬說而設。而未暇細辨之也。唐容川氏竟將六氣中暑字除去。而易之以熱字。謂熱爲天一之氣。火爲地二之氣。置暑喝於不道。陸九芝恐人疑火無外感之理。設爲問答。而曲爲之說。夫風寒暑溼燥。自外感入。失治則爲火。是由風寒暑溼燥之邪。鬱而化火。而非火邪從外感入也。問嘗縱論及此。古人既無定論。今人又少發明。試以字攷之。暑字從日。喝字亦從日。是皆天日之氣也。熱字從火。是爲地火之氣也。日體屬火。暑喝皆從日。是皆含有火氣。熱字從火。亦含有火氣。是暑也。喝也熱也。皆含有火氣者也。蓋火發則必熱。熱中必有火。故熱甚卽爲火。火微卽爲熱。火爲體。而熱

爲用也。亦曰爲體。而暑喝爲用也。在天爲日。在地則爲火。暑喝則日之發現也。熱則火之發現也。故以熱易暑。是但有地氣而無天氣也。故曰暑火也。至火之感人。亦自外面入。蓋六氣傷人。皆無形可見。其著於人身。則各隨其感而現症。非特火必附麗乎物。即風寒暑溼燥之邪。亦必著物而始見也。故陸氏所謂失治則爲火者。是火之變病。而非火之初感也。至論治法。則清熱藥多甘寒。而瀉火藥多苦寒。甘寒多潤。苦寒多燥。苟斟酌詳當。火退熱亦退矣。且火內含有薪質。苦寒之燥。所以抽火內之薪。蓋火爲發熱之根。而薪爲生火之根。無火則不發熱。無薪則斷不能生火。是以瀉膏則燎甚。抽薪則焰熄。此理最明。抑猶有說者。熱傷津液。人但知救津液爲急務。而不知瀉熱中之火爲最急務。火傷津液。人但知火外之津液爲火所傷。而不知火中之脂膏爲火所傷也。火外之津液傷。尙可滋養。火中之脂膏傷。則火亦隨熄而不可救。故少陰症之急下存津。非特存火外。被燔灼之津液。實以存火中。被灼燥之脂膏也。

醫案

葡萄疫治驗

余月樓

明瓦廊陸君善之次子淇澤。年十八歲。在二十九團三營充當差遣。因公外出。冒暑兼受雨氣。遍體衣溼回營。是夜無恙。異日寒熱大作。頭痛。身背苦楚。次日醫官以西藥水飲之。雖不思寒。而夜間燒

熱身見紅點如錦紋狀。再次日，醫官易以西藥粉與服。燒熱尤甚。週身紅點化為赤斑。醫官又將藥粉更換。云此病不是天喜即是廣瘡。病者聞言訝然。藥粉未敢再服。一夜煩躁不寧。第四日，遂請假而歸。頭昏胸悶。口渴引飲。身熱如火。善之旋即延予往診。觀其斑，大則如龍眼核。小則如豆粒。兩腿成串。形似葡萄。其色紫豔。緊束有根。唇若土砾。心煩懊懣。病者自云胃出冷氣。小洩短赤。少腹攪痛。其脈按之沈伏。予云此症係葡萄疫。感受天行疫癘之氣。由肺胃佈散肌膚。脈象雖見沈伏。係陽毒伏匿。胃中雖出冷氣。實則火極似水。陽亢逼陰。非大劑清解。涼血化毒不可。稍事遲延。疫毒攻胃。牙齦流血。斑黑而爛。釀成不治之症。善之因知交十餘載。力挽救治。遂用銀花 四錢 連翹 三錢 牛子 三錢 菊花 三錢 人中黃 一錢半 元參 四錢 鮮生地 六錢 赤芍 三錢 黃芩 一錢半 紫草 一錢半 板藍根 三錢 共煎服。以羚羊尖磨汁 八分 兌服。另以鮮枇杷葉蘆根煎湯代茶飲之。次日復診。斑轉深紅。脈轉洪數。身熱如燎。口臭氣粗。渴飲不已。咽關覺痛。牙牀作脹。小水色赤如油。照原方減去牛子菊花。加石膏 八錢 知母 二錢 烏扇 一錢半 丹皮 三錢 花粉 四錢 川連 八分 滑石 五錢 共煎服。是夜得徹體粘汗。出至天明。得寐酣甚。熱退身涼。善之疑其昏迷汗脫。黎明突來扣門甚急。面色慘淡。言語張皇。曰豚兒告變矣。予曰其變若何。伊曰殆是昏迷汗脫。請趕速移玉。可否設法回陽。予曰得非汗解後。脈靜身涼。安然假寐乎。善之曰殆非也。予不得已。隨同往視。診其脈沈數有力。果汗解後熱退身涼。得寐甚安。予曰君誤矣。此病退之佳兆。並非昏迷汗脫。善之乃欣然改容。相與大悅。予云此刻不必驚動。俟其睡覺。再為診視。詎知病者旬日未得安寐。直至下午四句鐘時始寤。復偕予診。治按其脈。牢實而數。少腹拒按且痛。斑色紅活轉淡。舌黃根膩。邊尖俱絳。乃減去石膏知母紫草板藍根羚羊等。加西大黃 三錢 另煎汁兌服。元明粉 一錢半 拌炒枳壳 二錢 萸皮仁 四錢 共煎。服後夜間得硬解尺許。天明又得清解。二次進米飲二飯碗。頗甘。午後再診。脈來細數。舌根黃膩已退。前半光赤。神倦嗜臥。係病後氣液覺傷。營分積熱。化而未盡。用清潤和營等法。令服二帖。病即霍然。越日如常。曠是症之險。倘胸無成竹。不能認定方針。徒泥古法以施治。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病家縱不歸咎於醫。咎將誰屬。研究者能不勉旃。

鎮江楊德懋 癩黑來稿

客歲夏間吾鎮南門內周君受天之子。年十餘歲。午分行於赤日中。腦筋受熱。歸家臥而不起。頭昏而痛甚。發熱無汗。週身亦痛。周君素喜瀏覽醫書。於醫學等學。極肯研究。自診斷曰。溫病也。宜投辛涼苦降之劑。招 懋 決之。診其脈。緩滑異常。視其舌。黃潤津多。渴欲熱飲。飲之不多。頭痛重。目如蒙。發熱而寒。移時即汗。骨痛口黏。間見乾嘔。懋 曰。此感受暑邪。發為溼溫之初候也。吳瑭氏云。忌表忌攻。愚更謂忌涼忌補。然必慎思明辨。審症立方。若盤走珠。活潑潑地。如在表者投芳香味薄之劑。不伐

無過之地。微汗津津。熱解而陽不傷。在裏者必有承氣之真象。始進攻下之方。然必保全脾胃之清。陽和滯下。故溼溫步步就陽。與溫熱刻刻養陰迥別。使陽升濁降。腑通氣流。胃陽沖和。腸復傳導之權。脾復乾健之功。如此而變洞泄者。未之有也。先哲立論。恐世人早其劑。過其劑也。故有去其半則止之明文。若此症。鄙意薏苡夏各一錢五分。杏薏滑石各四錢。神麩車前各二錢。通草蘇荷各一錢。加生甘草八分。輕煎分二次服。如得汗口渴。渴不欲熱。即止服。次日復診。幸已達其目的。此乃純陽之體。溼濁易於透化。爰小其劑。仍得黏汗。不欲熱飲。惟熱退復熱。後用黃芩滑石湯。加大豆卷青蒿京赤芍扁豆衣雞內金枇杷葉淡竹葉等數劑。一星期而健全矣。推而論之。溼溫治法。轉關最宜敏捷。若邪入於營。熱侵胞絡。有燎原之勢。冬地不嫌其膩。苓連焉忌其涼。每見邪少虛多。及虛而不復。有入怯之虞。而反現實象。是物極必反。非手眼過人者不知。夫溼溫受病之原不一。治法迥殊。有內因外因之別。內因者人事爲之也。外因者天地之異氣也。即經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天之寒溫。失於常度。疾風暴雨。山嵐瘴氣。以及久晴久陰。皆與身中之氣運。有密切之關係。感其邪。皮膚焉能排泄障礙乎。此即所謂天氣之外因也。膏梁之家。空氣流暢。不易受溼。即受較輕。非藜藿之輩。居於斗室之中。空氣異常塞窒。地之溼濁上升。無一息之停。大江以南。地極卑溼。溼之傷人者。十恒六七。此即所謂地氣之外因也。若夫未饑先食。未冷先綿。肥甘炙煇。以圖爽口快心。花酒雪茄。以爲賞心。

樂事。花天酒地。楚館秦樓。神思飄渺。夢寐尋歡。試問陰精上供。有幾人哉。更有勞動之家。終日謀衣謀食。積勞傷陽。陽傷溼擾。日積月累。非不知衛生。實爲謀生所累。此即內因人事之爲病也。明乎內因外因。而後研究豫防之法。是即上工治未病也。周君聞此言。領之者再。

雜錄

錄上海中華醫藥聯合會開成立大會通告書并簡章

方今民國維新。凡政學農商各界。莫不結合團體。銳意改良。維吾醫藥兩界。操國民生死之權。關人種強弱之繫。未聞有人奮起。坐令數千年神聖遺傳之醫學。人民習用之藥材。漸入於龐雜不精之域。遂致他山之石。駸駸乎有入主中夏之勢。絕學浸亡。利權喪失。良可懼也。同人等中夜旁皇。亟思挽救。爰集同志。發起斯會。共商改良。力圖進步。草擬簡章。訂於陽曆八月二十二日。即陰曆七月初十日。晚間七時。假座張園安境第。開成立大會。凡我醫藥兩界。有同舟共濟之情。即有通力合作之責。務期惠然肯來。以匡不逮。謹具通告。伏乞鑒納。

中華醫藥聯合會簡章

第一章 總綱 本會以振興中華醫學整頓生熟藥材研究各種丸散膏丹改良方法普及公共衛生爲唯一之責任

一宗旨 甲討論中華醫學藥學與革事宜 乙凡醫藥兩界一切應興應革條件既經討論明確均須切實履行 丙關於人民衛生事宜經本會調查討論後對於行政機關有陳說贊襄之責

二名稱 本會定名為中華醫藥聯合會

三立案 本會成立後呈請中央政府暨本省都督府立案

四會所 本會暫設事務所在公共租界成都路貞吉里內為通信機關將來擴充進行再定會所

五會員 凡中華各科醫士生熟藥業同人暨各界慈善家講求衛生事業與本會表同情者皆可隨時報名入會

第二章義務及權利

六義務 本會會員應繳入會費及常年經費並擔任本會事務

七權利 甲本會會員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乙本會會員得提議醫藥兩項範圍內事件但須得三人同意方允提議 丙本會會員因醫藥兩界生業上有受誣被屈情事本會調查確實得以代為申理其屬於個人私事者不涉

第三章職務

八分職 甲正會長一人主持本會一切事務不拘何界但須品學兼優熱心任事素具信用者 乙副會長二人襄助會長辦理本會一切事務醫藥兩界各一人均須品學兼優辦事熱心素有經驗者 丙會董二十四人參議本會一切事務由醫藥兩界各舉十二須品行端正富有思想學識者 以上均於開會日投票公舉任期一年 丁幹事員二人駐會管理庶務 戊文牘員二人管理本會一切文牘 己交際員二人交接本埠及外埠醫藥界事務 庚經濟會董二人經理款項 辛會計員一人專管收支帳目 壬調查員無定額 以上均由正副會長會董秉公推舉

第四章集議進行

九本會應行集議進行事宜列左 甲搜羅醫藥兩界人材招致入會以期集思廣益 乙搜羅古今醫藥書籍以資考證 丙組織中華醫藥學報 丁設立研究藥品改良所 戊設立藥業半日學堂 己籌辦編輯醫學教科書 庚籌辦中華醫學速成學堂 辛籌辦中華醫學完全學堂 壬籌辦中華醫院 癸條陳政府關於醫學衛生之興革事宜

第五章會期

十本會會期分三種 甲年會每年一次舉行正式選舉及宣布一年成績 乙常會每月一次 每星期六開職員會一次 丙臨時會凡有關於醫藥兩界緊要事件可開臨時會公同決議 惟必經會長會董認可

第六章經濟

十一入會費凡會員報名入會者繳入會費一元

十二常年費凡會友願捐本會常年費不拘多寡量力樂助

十四名譽會董凡各界中慈善家願助本會經濟或一次助百元以上或每月十元以上者本會

推舉為名譽會董

十五徽章凡入會者每人另繳徽章費一元由本會製備分贈

以上章程有應行增刪之處本會隨時集議表決修改以期盡善

續浙湖凌君志雲呃逆談一則

金山梅舒蕙 詠仙來稿

前讀第四期醫學報見浙湖凌君志雲。試行呼吸法。能愈呃逆一症。遂令予轉滋疑竇。蓋空氣有冷熱之分。若係冷空氣。則此症必不能愈。非惟不愈。抑且加增。予亦夙患是症。歷有年所。愈試愈劇。竟與凌君成一反比例。每次呃逆。嘔吐酸水頗多。喜服溫熱之品。其水乃止。然頻年困苦。不堪言喻。羅

閱新舊方書。病因不同。有三陰中寒而呃者。有陽明停痰而呃者。有偶觸冷氣而呃者。有多陷生冷物而呃者。方用丁香柿蒂橘皮竹茹萊菔乾薑之類。病係肺胃兩管。均為陰寒遏抑所致。隘喉閉闔失職。氣機乏轉運之能力。如雲中之電下降。與地中之電上升。鬱氣不得發洩。互相抵觸。則成雷聲。事雖異而理則同也。以鄙意度之。凌君之愈呃逆。事出偶然。其效不在空氣。亦不在橫膈膜之舒張。適此時胃中停痰下降。或太陽熱度。由口鼻傳入。一種陰霾之氣。從此解散。於是胃有消化之力。肺復升降之權。一開一闔。便利如常。而呃逆得以停止也。至於研究衛生學。試行呼吸法。宜在清晨未餐之前。使臟腑隔宿之炭氣盡行排出。換納新鮮空氣。以助全軀機軸之靈動。推盪血球所含之酸素。增進畢身精神之健全。葆養大小腦筋之充足。其功用僅如是耳。而呼吸能療呃逆者。雖凌君實地試驗。頗著成效。惟予不敢盡信。或者呃逆病因隨人體之強弱而異。靜以思之。迷離愴恍。竟莫知病原之所在也。敬請海內大方家明白指示。俾學者有所適從。而患者登於慈航普渡也。曷勝感戴。

幼幼廬醫話

浙杭李雲年來稿

甲辰夏初。余從事筆墨於滬上之招商局。日事酬應。奈素性淡泊。殊覺大苦。適有友人約赴涿涇。參觀農工試驗場。乃隨之往。因較驗種植。旬留殊久。鄉人以余知醫。互餉酒食。爭來求治。一日微雨初過。信步隴頭。偕友晚眺於柳暗花明中。遙見童子三數人。放學歸家。口吟夕陽返照桃花塢。柳絮飛

來片片紅之句。牧童則橫短笛於牛背吹之。若和若答。洵足樂也。一學童牽子裾而請曰。吾家有小些患恙。請往視之何如。余一笑而從之。不半里至其家。淪茗相款甚懇。詢其恙則學童所豢之小麻雀也。家中爭啖其獸。余則嘉其愛之之誠。童云此鳥甫哺三日。初時跳躍活潑。見人則振翼作爵爵鳴。張口索食。今午忽閉雙目而不動。現已斃矣。不知何故。余乃將死鳥洗髓伐毛。剖而視之。胃脹硬不堪。內有粒米甚多。蓋飼以豆腐。又飼以細米。小鳥貪食。米入胃後。遇豆腐中之水質。發大數倍。乃脹而死。越日又袖手於背。獨行于于。至鄰塾中尋逸趣。值塾師外出。羣學童嘻嘻嗚嗚。其樂無極。由有一童含涕欲泣。若有隱憂者。詢之。答曰。昨得小鼠五六頭。赤皮而閉目。蠕蠕然動。寶而藏之。思有以長成之也。今晨見其縮瑟不已。恐其寒也。用新綿花包護。曝諸日中。至放午飯回家視之。則皆斃矣。以是悲也。余曰。閉目小鼠。尚未離離。不能飼以他物。頗難活之。今春氣溫煖。毋用獻曝。以小鼠而置赤日中。卽不餓死。亦曬成老鼠乾矣。况鼠性晝伏夜動。不宜日光。其斃也固宜。方童子之得鼠鳥也。如慈母之得赤子。愛之護之。唯恐不至。乃一則斃於飽食。一則斃於曝日。自童子觀之。方謂盡其調護之長。何以遽擗斯疾。自吾人觀之。曾不值一笑。何足置論。然余因此而有感焉。慈母之愛赤子也。衣之唯恐不煖。食之唯恐不飽。小兒已飽。猶慮其飢。小兒已煖。猶恐其冷。飽煖不已。變生他病。猶自咎其飽煖之未周。其與小童之養鼠鳥也。何以異哉。諺有之曰。若要小兒安。常

帶三分飢與寒。似乎能知太飽太煖之爲病矣。然口頭雖作是語。而手中仍添衣添食。知子莫若父。而無如其知而不知。男子如是。婦人尤甚。貧家如是。富家尤甚。多男者如是。艱子者尤甚。是亦不可以已乎。余請進其方針焉。

百里奚之飼牛也。日臻肥腩。楚王見而問之。答曰。時其食。恤其力。心與牛而爲一。楚王曰。善哉。是法也。可通於馬。吾亦曰。善哉。是法也。可通於小孩。時其食者。以時而食之。不使太飽。不使太饑也。恤其力者。體恤其用力。不使太勞。不使太逸也。而尤妙在心與牛而爲一。牛之所欲者。我能默喻而與之。牛之所惡者。我能默喻而去之。牛雖不能自言。而我已不啻代言之。如此飼牛。牛安得不肥腩乎。今人之養小孩也。以父母之心。忖度小孩之心。父母心疑小孩之受寒也。卽竟似已受寒矣。父母心疑小兒之受饑也。卽竟似已受饑矣。小孩不能自言。仍然兒是兒心。親是親心。如此撫養孩。安得如牛之肥腩乎。吾願天下之爲父母者。亦曰。時其食。恤其力。心與小兒而爲一。

補祝南京醫學報出版辭

吳興李肖英來稿

醫學之有報也。數年於茲矣。以僕之所聞者。斷自周君雪樵之醫學報始。輸西歐之文化。振東亞之曠聾。前乎此者。未之或聞也。(曾見洞庭習君等所組織之醫學報。惜爾時西醫未行。未能互證耳。)周君辦報時。醫界風氣未開。或相譏刺。或肆攻擊。幸周君熱心毅力。不爲所動。又得朱稚南孫夢蘭

諸君贊助。於是羣疑始息。推行漸廣。迨王君問樵彭君伴漁續辦。增訂報章。添舉編輯。報紙之流行。乃日益發達。方思合羣研究。昌明醫學。為祖國謀強種之幸福。不意庚子之冬。因開會而爭意見。因意見而起風潮。最後乃得停報之惡果。鄙人於此。乃擱筆不敢復談醫矣。其望風而繼起者。若紹興醫學報。若上海醫報。若醫學新報。若醫學扶輪報。若衛生醫藥學報。若醫學世界。若中西醫學報。或勉持數月。或纒出數期。類皆經濟不敷。未能持久。所存者僅中西醫學報耳。今南京醫界諸鉅子。復有南京醫學報之發行。材料豐富。識見宏通。讀之無任欽佩。做處同志。已由凌君志雲。恭上祝辭矣。但鄙人尚有一言。敢為組織諸君子祝。吾聞報界之宗旨。以開通民智。改良社會為己任。竊謂醫報亦猶是耳。夫內傷外感。病情無異乎古今。經絡臟腑。生理何殊乎中外。陰陽五行。不無影響之談。皮肉形層。難免拘牽之弊。守故說者。刻舟求劍。寧思劍墜而舟行。震新說者。按圖索驥。詎知圖非而驥是。此皆醫界之通病。而醫報所宜糾正者也。至於合羣力而共謀進步。則黨會之意見。須泯。倡理化以改良製藥。則利權之外溢。可挽。析疑問難。切磋之獲益良多。聲應氣求。智識之交換不少。破迷信以提醒社會。則實有攸屬。醫家乃無僥倖之心。增治法以廣為救療。則病無遁形。藥力乃收指臂之效。他若聚會課而徵文辭。所以勵平日研求之學。錄醫案而詳治驗。所以增臨時閱歷之功。凡此數者。尤為醫報責任之所在也。鄙人壯志未銷。熱忱素抱。懼斯道之墜落。生命天橫。喜鼎力之維持。

宏才崛起。不揣愚昧。溯緣起而綴蕪辭。敬質高明。願收採而登貴報。

疫氣流行之可駭

金山梅舒藝 詠仙來稿

有客自五茸來者。述及入秋以後。西門一帶。疫氣流行。染者必死。陰歷八月初三日至初五日。經該處巡士調查死者實數。竟有七十三口之多。刻猶未止。始起於浙杭。繼見於滬濱。今又發現於松江。蔓延各地。甚可慮也。由是觀之。古人推算陰陽。參究造化。辨六氣。定司天。實為全球人民。造無疆之幸福。防時疫之加臨。鄙人前作司天說。登載第三期報中。引證古書。以規本年發病之驗否。孰意竟中斯。於此益信古人之言不我欺也。據客云。病因互有異同。有吐瀉並作者。有先吐後瀉者。有先瀉後吐者。舌苔黑色。脈象細數。為時約一二點鐘。而四肢已冰。生氣已絕。延醫施救。往往不及。男女老幼。哭聲震天。淒涼慘景。令人心酸。茲有多數醫士。研究致疫之原因。有謂伏暑為寒束縛所致。有謂傷食障礙氣機所致。有謂中毒腸胃腐爛所致。有謂中寒脾胃停運所致。有謂鼠疫。有謂牛肉毒。議論紛紜。莫衷一是。鄙人聽聞之下。驚心動魄。若有切膚之痛者。原思松江與金山。近在咫尺。相隔一黃歇之浦。船舶往來。亦足以傳帶疫氣。況金山居民。素不研究衛生。水產獸肉果品等類。恣意飽食。兼之寒暖不適。勞逸不平均。街衢河道。污穢不堪。預防隔離檢疫消毒諸法。置諸腦後。長此因循。恐一旦疫癘發生。必蹈松江之覆轍而加甚也。敬擬甲乙丙丁四方於後。以備染疫者之採擇耳。

甲吐瀉並作用藥法 酌量體之虛實以定分兩

- 淡乾薑 製附子 廣藿梗 香青蒿 川桂枝 種白朮 薏米仁 廣木香 淡黃芩
- 宣木瓜

乙先吐後瀉用藥法

- 白蔻仁 官川連 福澤瀉 廣藿梗 姜半夏 種白朮 陳香櫟 焦麥芽 宣木瓜
- 鮮佛手

丙先瀉後吐用藥法

- 煨益智 炒淮藥 廣木香 淡黃芩 宣木瓜 煨葛根 淡乾薑 冬瓜皮 赤苓
- 新會皮

丁舌苔黑色無津用藥法

- 鐵皮斛 生石膏 羚羊角 淡黃芩 原蠶砂 西洋參 種白朮 焦扁豆 石菖蒲
- 鮮佩蘭

按梅君所擬四方卓有見地第霍亂有寒熱之分僕於第二期報內約略言之閱者取而合觀或可備芻蕘之擇 郭濟康附識

感時 和郭濟康君漫興四首原韻

金山梅舒夢 詠仙來稿

河山破碎孰維持。倡義羣公應有知。世局紛爭何日了。高人惟愛傲霜枝。

泛棹吳江到虎邱。放懷詩酒掃腸愁。縱觀宇宙烽煙漫。且住為佳作釣游。

國事翻新建設忙。古時政教不相當。煙雲變幻渾忘卻。呂望高風隱渭陽。

千里神交證夙緣。新詩遙寄彩雲箋。閒來賣藥長安道。不受人間造孽錢。

通信

旅滬王問樵先生致本會交際員濮君鳳笙書

此書於八月十號接到因同人次第傳觀直至現在始獲收回故亟補登

鳳笙鄉仁兄台鑒。上月杪勸奉一片。具述近狀。諒達台端矣。殊念茲啟者弟等因探悉內務部已明訂章程。民國應一律改用西醫西藥。聘請西醫教習。遍設醫學堂。另造醫界人材。以備改良治法之實行。（惟內有一條云如民間習慣願仍延中醫而服中藥者聽）同人聞之。惶駭萬分。竊思潮流所急。大勢所趨。竟如迅雷之不及掩耳。設非籍全國醫藥界之心思才力。合義競化。必不足以砥柱中流。而延長其命脉也。同人不揣棉薄。邀集兩界中夙負時望者。計二十餘人。公同發起一中華醫藥聯合會。業於四號晚。在李平書先生府中。討論辦法。一切已詳載六號之民權時事及時報新聞欄中。因裁奉。不復贅陳。請我公於陰歷七月朔。寧會會期。預邀全體到會。當衆宣布理由。應否公舉。

代表。至七月初十晚。同赴張園。開成立大會。共勵進行。藉資聯絡。俟甯甯公決照行。正式函復後。弟再為報告會中。派員招待可也。此次範圍較公會尤大。情勢較前清尤急。弟等俟呈部註冊後。並擬要請領銜人。(即李民政總長)咨請各省都督。札飭該省醫藥界。一體照行。同為本會之支部。俾結合一大團體。羣策羣力。共挽危機。中華數千年之醫學藥品。社會上數千年之信用。或均能保存無失。素佩公德。謹先具陳大概。願執事急起圖之。其章程一俟起草員訂定。當即寄呈。然約需七月初脫稿。大旨不外公會之志趣。如公練達。固不待溯流窮源。而始識其真相也。專此祇請熱安。

專件

本會紀事

本會創設四城醫院業已次第開診。嗣以城垣遼闊貧民甚多。經舊在東城醫院送診庶務員黃慎齋君會同北城利濟醫院醫士徐道生君及內科張耀卿君外科汪伯符君復行組織中城醫院地點定於適中之金沙井地方於九月十一日開診(即陰歷八月初一日)並咨由巡警總局出示保護

本會秋季課題名錄 計取優等十名

- 羅端毅 貴巖 徐慶榮 梅舒亭 金山 鄭 搢 福建 嚴富春 興化 程文松

- 姜葵生 金山 余月樓 周壽人 顧 瀛

醫林同志錄

- | | | | | | |
|--------|--------|--------|--------|--------|--------|
| 王葆年 蘇州 | 接子彬 邵伯 | 袁桂生 鎮江 | 李雲年 浙杭 | 凌志雲 浙湖 | 甘少農 安慶 |
| 林仙耕 蘇州 | 任桐軒 揚州 | 楊燧熙 鎮江 | 李鶴舫 浙湖 | 王蓋臣 浙甯 | 鄭肖岩 福建 |
| 梅詠仙 松江 | 錢杏蓀 松江 | 賈瑞甫 鎮江 | 李嘯雲 浙湖 | 孔培年 浙甯 | 王東培 江甯 |
| 嚴富春 揚州 | 藍月恒 常州 | 張小村 鎮江 | 邵質人 浙湖 | 魏天柱 浙紹 | 張伯皋 江甯 |
| 王問樵 上海 | 薛逸山 上海 | 羅煒彤 台州 | 金惠卿 台州 | 何憲人 松江 | 黎庇留 廣東 |
| 任際運 上海 | 高子波 上元 | 何廉臣 紹興 | | | |

會員一覽表仍以入會先後為序

- | | | | |
|------------|---------|-----------------|---------|
| 王筱石 會長 | 朱子卿 副會長 | 段抱山 參議員 | 孫惠臣 參議員 |
| 李珩甫 參議員 | 婁子青 顧問員 | 鄭嵩匡 顧問員兼編輯及文牘 | 徐近仁 |
| 張簡齋 | 殷伯衡 | 錢受之 | 劉楚三 |
| 戴春垣 | 徐道生 | 譙子餘 | 陳蔭庭 |
| 張鐵梅 以上皆評議員 | 鄧演康 編輯員 | 黃鏡堂 校對員請假旋皖組織醫院 | 隨翰英 校對員 |

刁星軒 文牘員

趙子新 書記員

管續卿 書記兼調查員

濮鳳笙 交際員

孫少培 交際員

黃慎齋 庶務員
請假

吳鏡芝 庶務員

萬朗齋 會計員

楊伯雅 會計員

邵新齋

杭誠齋

程筱竹

徐鼎銘

芮教之

單炳堃

孟壽仁

蕭劭夫

郭炳文

顧楚源 以上調查員

隨仲卿

崔少堂

秦少泉

秦漢卿

周壽人

濮仲卿

蔡壽人

江石生

汪濟生

俞福民

孫竹銘

黃海漁

裴用舟

徐賓如

魯質夫

瞿壽咸

張鑑安

鄭培生

戴士龍

江建東

江從耘

何樹棠

張耀卿

張綉珊

余鼎臣

王介庵

丁偉卿

王樹芝

石劍青

趙效農

葉煥文

張友道

王叔山

陶蘭甫

梁錫鈞

趙託莘

李潤翹

楊隆安

李養吾

謀叔侯

程文松

陳培卿

蔡良臣

周壽臣

殷養之

吳蓉舫

王偉堂

彭錦源

許吉人

章伯新

宋竹曦

楊勳臣

祁秉衡

黃壽章

汪紹松

孫也韓

陶禹卿

祝子厚

劉縉禪

王仲遷

周培之

陳少之

朱笏臣

余月樓

周鵬如

唐發餘

張紹卿

周月波

陸少竹

嚴炳榮

馬明才

汪丙吉

陳炳如

高柳堂

王少質

夏健侯

楊仲雅

徐筱川

朱雲濤

蔣壽眉

陳訥菴

鄭嵩年

安德全

劉健侯

葉子祥

葉植卿

陳曉忠

張樹生

李琳瑩

徐耀臣

王秩卿

江誠卿

張樹春

南京醫學專報

專件

十一

六

- | | | | | | |
|-----|-----|-----|-----|-----|-----|
| 陳益吾 | 寶益甫 | 陳志翔 | 白耀臣 | 阮慕材 | 張經綸 |
| 彭鶴松 | 鍾曙憲 | 姚小軒 | 何濟東 | 陶健人 | 賈炳之 |
| 陳子青 | 許劬成 | 胡慕周 | 胡子憲 | 戴文江 | 張蘭蓀 |
| 胡俊岐 | 章華甫 | 汪伯符 | 蔣少臣 | 李晉丞 | 王之田 |
| 呂道三 | 石鈞 | 孔朗軒 | | | |

如有嗣後到會者容再續登

第五期勸誤表

文論類羣言篇斯賓塞羣誼之誼誤作誼 振興醫學論岐黃仲景之學岐黃誤作皇帝皇帝之真
傳黃誤作皇欲興醫學得乎之乎誤作矣

學說類書薛一瓢先生溼熱條辨後篇舌尖紅溼誤作紅溼間用萃連萃誤作萃 中醫之磁電學
篇腎位乎北之腎誤作腎

藥物學芭蕉篇實驗之實誤作責虎頭蕉之蕉誤作蕉

雜錄類戒煙篇強種之基說西洋參皆誤作生洋參 戒煙良方小叙不勝嘆息之嘆誤作歎 論

抱龍丸身熱誤作身熱 赴滬代表記優待誤作優待

專件類致中華醫藥聯合會意見書川黃亂湘黃誤作湘黃亂川黃熟地誤作熟地

秋季科藝

佳作甚多下期續登

中西治術異點頗多例如傷寒溫熱瘧痢喉痧能詳舉證因折衷一是歟

一名羅端毅燈形

考中西醫術異處雖多而暗合者亦不少。吾人勿以理想實驗二者為戰爭。須求中西會通。得其是者而已。夫傷寒溫熱。西醫謂即小腸熱症。由於孳扶斯菌之媒介。而傳於人類。故列傳染病也。難經論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千金方引小品云。傷寒雅士之辭。天行溫熱乃田舍間之名耳。又仲景傷寒論中之所謂溫病。後世吳又可謂之天行瘟疫。確謂有傳染性之熱性病。與今日之腸空扶斯。為同一之症。故素問熱論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冬傷於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不即病伏至春為病溫。至夏為病熱。此不過以時令寒溫熱而命名。證諸西說。該病之原因。在於細菌。病之潛伏期。不過自五日至數十日。斷無自冬伏至春夏者。此則中醫之虛設。當以西說為是矣。吾所謂暗合者。西醫輕症空扶斯。即傷寒論太陽病也。變為重症。為稽留狀。或往來寒熱。或間歇者。即轉少陽經也。其熱稽留而不往來。即陽明症也。若合併膽液熱。腸胃熱。胸脇苦滿。即少陽病也。腹滿太陰病也。遷延經神。少陰病也。劇發神經熱。即厥陰病。或陰陽疑似之症也。蓋傷寒即是溫熱。中西證因相同。本無分於是非。但論伏氣之說。則西為較勝。而治病立方。則中不下於

西。即如仲景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十三方。皆是隨機應變。見症用藥。則證治庶乎有富。宜後人所可效守也。至於瘧疾喉痧。西醫皆列於傳染病。由微生物侵人之所致。如瘧疾由於麻拉利亞。此毒存於潮濕之地。人受其毒。即發是病。近今驗得一種蚊子。亦為瘧菌之媒介。而為醫界所公認也。按素問瘧論諸篇。大旨瘧分陰陽。日作者屬陽。間一二日作者屬陰。陽氣并於陰。陽虛陰盛。故起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與陰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發熱而渴。後人遂立風寒暑濕溫瘧瘧壯痰食疫鬼虛勞諸瘧。并瘧母瘧痢等種種名目。而不知瘧症不必強分陰陽。強立多名。但以症見寒熱有定時者。即謂之瘧。吾以為濕瘧二字可以盡之。濕為潮濕之氣。瘧為山嵐穢氣。二氣均自潮濕穢污之地。醱積日久。化生微蟲。至夏秋暑熱炎熾。濕瘧之氣。蒸化上昇。其人受之。即患斯疾。是則與西醫細菌之原因同也。然則西說所云蚊瘧。亦不過一種蚊子。非諸蚊皆能致病。若云蚊必瘧之原因。何以無蚊時亦有此症。其理可知。竊思此蚊亦在濕穢。吸食毒素。飛至人體吸血。該毒吐於所吸之處。入於體內而致病焉。故素問云。夏傷於暑。秋必成瘧。蓋暑字當作暑。天受毒而後發瘧。非即暑熱中人而成瘧也。古人謂瘧屬少陽。半表半裏。則生寒熱。其實不知生理之機能。故論多不確。按內科理法云。邪氣惹動腦筋。則腦筋勢力加大。將微絲血管縮小。逼血內行。故惡寒之甚。逾時血脈爭勝。頓時血向外搏。故發熱之甚。及血脈散出已定。如潮之漸漸落平。水氣被熱度蒸化而出。於是汗

作而熱退身涼。腦脈復其常度。此即寒級熱級汗級之三層也。其治法不論陰陽。概以金雞納霜治之可矣。中醫治法。則有柴胡湯截瘧飲。亦統治諸瘧之方。與金雞納霜之效相近。然論瘧之原因治法。中西一貫。而證之寒熱從何發作。則西說之理論為是矣。痢之為病。西醫謂因食未熟果物而誘起者多。由飲不潔之水料而傳染者亦有之。且往往與瘧疾相並而起。但瘧由於麻拉利亞。而痢則由於赤痢菌。病毒有異而證候不同也。內經云。飲食不節。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為殭泄。久為腸澼。與西說同一原因也。但後人證分數種。有風寒溼熱水受噤口五色休息諸痢。按查證候。吾國所謂熱痢五色痢。即西醫之赤痢也。風寒溼三痢。由腹部感冒所致。即西醫之急性腸加答兒也。(發炎)水受休息二痢。因患痢日久。脾胃虛弱。不能運化食物。即西醫之慢性腸加答兒也。(發炎)噤口痢者。因不能飲食。遂創此名。實則諸痢中皆有兼見。可以不必分之。惟赤痢有傳染性之症。餘皆不然。此中西之證因又同也。夫今之謂喉痧者。上古統名曰喉痺。後人因見症各異。則分單雙乳蛾緊慢喉風喉痺喉疔喉癰鎖喉等症。實則以緊慢二字可以蓋之。緊者急也。中醫因膏粱厚味太過。肺胃積熱。復受邪風。風熱相搏。則發咽喉腫痛。聲音難出。湯水不下。痰涎壅塞。初發暴急。遲則不救。今人以證急如痧。故名喉痧也。慢喉風者。其人平素體虛。更兼暴怒。或過食辛熱而生。亦有憂思太過而成者。其發緩。其色淡。其腫微。其喉乾。舌見滑白。此則無傳染之性與喉痧之邪風。感染致病。原

因各異。證候懸殊。即西說所謂咽喉發炎症也。考喉痧之原因。西醫由於實扶的里菌觸接所致。為急性傳染病之一種。中醫所謂邪風感受。即傳染病之寓意。亦與西說同一之證因也。考以上數種之病證。因略舉於前矣。但邪風感受所致。其學說尙未發明。古人所謂四時不正之氣。謂之虛邪賊風。入人體內。或從口鼻。或從毛竅而入。沿門闔境。人人俱病。名曰疫疠。自疫病之意義考之。即今之所謂傳染病也。虛邪賊風者。即今之所以致病之微生物也。（一作細菌一作微菌）考微生物發生之原因。無論墻隅壁脚。陰溝敗水。及潮溼污穢之地。久不見天日者。皆細菌化生棲宿之所。若天行鬱熱。則所積之穢濁。被熱度薰蒸上昇。而微生蟲亦因之而出。隨空氣飛揚。入人身體。各隨部位而異也。若專侵於腸管也。即今之腸壅扶斯（傷寒）赤痢菌也。侵於呼吸氣者。即今之實扶納里菌也。（喉痧）侵於皮膚者。即今之痘瘡癩疹之屬也。侵入體內。敗壞赤血球者。即今之麻拉利亞也。（瘧疾）此即古人所謂四時不正之氣。虛邪賊風。致病之義也。可知吾國醫書。早有傳染之說。但宋元以後。醫道日衰。吾願醫界之熱心志士。實心研究。多創醫會。多辦醫報。發揮理蘊為主義。交換智識為要素。不分畛域之見。不作騎牆之語。考東西之得失。合中外以兼資。以理想而參實驗。舍短從長。則中西自有會通之妙。我黃岐扁倉仲景元化之道。復放光明。非但醫界之幸。亦保國強種之大幸也。

融洽中西特論平允

心理療法與迷信及因果之近試論其觀念感觸之異同

一名羅端毅

心理療法。為醫學中之要術。中西醫所不能缺者也。上古治病。以望聞問切四者謂之四診。蓋望聞二字。即心理療法之精義。非若後人但以切脈為事也。古語云。思生於內。則色顯於外。蓋心內思想有異同。則其狀態必現於外顏。故經曰。望而知之謂之神。是以目察五色也。聞而知之謂之聖。是以耳識五音也。此內經診病之要道。近世心理療法亦即此意也。至於迷信者。亦心理觀念之偏想也。因果者。因神經有所感觸。而發於外之現象也。如精神過勞。或憂思遠慮。而誘發諸病。其原因雖發於精神。而其結果必現於肉體。例如喜則笑。悲則哭。恥則滿面潮紅。怖則全身戰慄。是皆人之所自試也。此心理可以察生理感觸變態之因果也。題中所謂因果者。與生理之因果有異。與迷信之觀念相同也。語云。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此即今世之因果。若云三生因果。無由考察。其理渺茫。不必深論也。所謂迷信者。由來遠矣。始於漢代楚王。繼而梁代武帝。二人欲祈福而好神佛。遂為後人所效法。流至今日。凡人稍有疾病。即符咒祈禱。念經拜佛。請神押鬼等為要術。而醫道反為晦滯矣。如患癲狂。歇私的理等諸症。乃神經之疾患。但用醫藥。而不知心理療法輔佐之。難見速效。其症狀則謔語狂言。或哭或笑。病家或疑為邪鬼所侵。祈於神佛。而醫藥遂棄而不

用。蓋患者日久。病氣自衰。亦漸漸自愈。俗人遂信爲神佛護佑。此迷信之流傳。實由於漢楚王梁武帝二人所發起也。要知楚王信佛。致受楚獄之濫。武帝信佛。遂招臺城之厄。可知此理本屬虛無。足可破迷信之見也。心理迷信因果之異同。略舉於前矣。吾更以生理之因果說明之。即以胎生論。其原因由於精蟲與卵珠相合而成胎。受母之血氣。漸漸發育。待至月足。乃生兒女。此其因由於精蟲。而其結果則現於兒女。如心病恍惚。胃病吐。肺病嗽等。此其因由於臟腑刺戟。而其果則現於外象。蓋因果者。乃醫學中之實事。迷信者。雖屬於虛無。亦心理之偏想也。如宋王有病。夜夢河水乾。以爲君龍也。河無水。龍失其居。憂形於色。或答曰。河無水即可字也。限下之疾當痊可。帝欣然。未幾病愈。名醫類案曰。有人招姻家大醉。夜半不堪酒渴。於石槽傾所貯之水飲之。翌朝見槽中之殘水。有小紅蟲充滿。因鬱鬱不樂。常覺腹中有蛆物。遂發病。名醫吳球者。知此病由疑心而生。取紅色之結綫。恰如其狀如小蟲者。加之於藥品。爲數十九。使病人於暗室中服之。而後吐入盆中。則藥中之結綫恰如蛆。使病人見之。其病立愈。以上二者。雖屬於心理療法。實則與迷信之理相通。吾故曰。迷信者亦必歸之偏想也。

切實發揮疏證明治

腫脹源流異同說 兩篇

一名羅端毅

腫脹二症。傳自上古。其病體病名。見於神農之本草。其病機病狀。詳於軒岐之內經。蓋神農著本草。取上古之病體病名。以申藥性也。所謂腫者。有癰腫。附腫。腹腫。脛腫。所謂脹者。有膜脹。腹脹。鼓脹。吾謂腫脹之病體病名。雖見於本草。實傳於上古。神農當日。非爲病體病名。而申藥性。蓋以藥性。而申上古之病體病名也。上古無書。故無可考。及至軒岐。醫理方明。以病機病狀。而發揮本草之病體病名也。即以腫脹二症言之。可知矣。經云。三陽之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又曰。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經云。腎何以聚水而生病。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附腫。經曰。厥陰癰疽。婦人小腹腫也。經又云。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形傷氣也。凡此論腫之言。皆軒岐提綱本草之病體病名。岐伯即以病機病狀。發揮之也。經云。寒氣生濁。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本神篇曰。脾氣實則腹脹。至真要大論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腹中論曰。有病心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名爲鼓脹。經脈篇曰。足太陰虛則鼓脹。凡此論脹之言。亦軒岐提綱本草之病體病名。岐伯以病機病狀。申明之也。及張仲景出。醫道大明。論腫脹之證治最詳。立水氣門。發明腫病。腹脹亦立一門。後人治腫脹者。得此爲津梁矣。降及唐宋金元各大家。雖議論浩濶。所辯腫脹之理。如曰。腫本水。脹本氣。水有陰陽。氣有虛實。大抵不出軒岐仲景之範圍。後人徒知腫脹之病名。不知腫脹之理由。以爲腫脹兩症。一而二。二而一者。曷不觀朱丹溪張景岳喻嘉言葉天士之治法哉。

原本經旨以我取題

其二

前人

內經論腫脹。以手按腹窅而不起者爲氣腫。按其腹隨手而起。如囊裏水之狀者。爲水腫。後人多反其說。陳修園謂不必拘此二者爲憑。大抵腫微則按之隨起。腫甚則按之不起。皮膚腫大在外者爲腫。心腹脹滿在內者爲脹。此亦不過分外爲腫內爲脹之名。又未及致病之本原。至眞要大論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云藏寒生滿疝。此由脾胃虛寒。不能運化所致也。華元化曰。人中百病。難療者莫出於水也。水本歸於腎。腎虛則水散於皮。又三焦壅塞。榮衛閉格。血氣不從。虛實交變。水隨氣流。故爲水病。此卽內經所謂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成脹也。醫宗金鑑引經曰。衛氣與風寒客於脉中則爲脉脹。衛氣與風寒客於分肉則爲膚脹也。金匱水氣篇論水有五。皆屬於膚腫之病。又有五藏之水。論證論治。分晰詳明。以補內經所未備。非後人通套成方以試病所能夢想也。考諸西說。此病因血管放水。漸聚漸多。病之根原。有數處之血脉不通。其不通之故。水液積於心囊。則名心包水腫。尿路狹窄。障礙排泄。致成此病。則名腎藏水腫。蓋腫脹乃普通之名詞。不論何器官均能發病。非惟在心腎二藏也。故內經論腫脹。別名雖多。而病源則不外氣水二者而已。由此觀之。中西論病之理。同出一源。迥原因起於何藏。卽名何藏水腫。故其源雖同而支流有異也。至於治法。朱丹

溪以腫兼大小便閉澀屬陽。以五皮飲四磨飲疏鑿飲主之。張景岳云。水氣本爲同類。治宜行水理氣。則病自消。陳修園用薛氏加減腎氣丸治脾腎虛水腫。稱爲對症之良方。觀諸家治法。議論雖長。而其大要則不出金匱上腫宜汗。下腫宜利。此治動脹之大法門。乃張仲景之聖訓。後學者宜審虛實。隨機酌用可也。

詞簡意賅不同塗附

腫脹源流異同說

二名徐廉榮近仁

腫之因不一。脹之位各殊。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病之源。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有單腫者。有單脹者。有腫脹並至者。更有先腫後脹。先脹後腫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雜亂。頗有異同。總以水與氣爲患居多。皆言肺脾腎三經主病。殊不知其源流乃屬於三焦也。內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明言其有形。非無形者也。卽人身之膈膜油網是也。唐宋諸人。謂三焦有名無形。後人誤信其言。遂置三焦而弗講。貽誤甚矣。凡人飲水從胃而散。胃之四面皆有微竅。水從微竅滲出。走膈膜油網之中。由腎下入膀胱。故膀胱連於油網。卽入水之道也。脾之膏油。卽在膜膈間。升津利水。以司其事。若病後脾氣傷。則小便不利。水漬膏膜之間。則腹脹。水漬外膜。則體腫。故於法當病水也。然受水者。脾也。而化水者。責在三焦膜膈。與夫太

陽。膀胱也。若三焦化水而決瀆通。小便自利。腹中膏膜不積水則不脹。若太陽膀胱化氣外達。則汗出週身。外膜之水從汗泄則不腫。此皆專以氣分而言也。仍有屬於血分者。病雖同而源流異耳。蓋少陽三焦起於臍下關元。即胞宮血海也。少陽脉卑陷。則病在血海。其血不行也。血滯則水壅。故男子小便不利。女子經水不通。血滯則阻水。血從氣化亦為水病。雖在水而實發於血。故名曰血分。知血分之能致水。則氣血之理明矣。水與氣血之源流既明。而於治腫脹也何難之有。

新盡葛藤獨標新諦是確有心得之作

用藥如用兵論

二名徐慶榮

軒。輶。氏。以。治。兵。之。餘。治。病。此。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故。醫。之。為。字。從。旻。即。國。語。兵。不。解。匠。之。謂。也。中。藏。矢。受。內。攻。臟。腑。之。疾。與。用。兵。不。異。其。下。從。酉。酉。屬。金。亦。主。秋。令。肅。殺。之。義。耳。所。以。醫。為。生。機。中。藏。殺。機。是。故。藥。之。設。也。以。攻。疾。不。得。已。而。後。用。兵。之。設。也。以。除。暴。亦。不。得。已。而。後。興。其。理。一。其。道。同。也。病。之。為。患。小。則。耗。精。大。則。殞。命。隱。然。一。敵。國。耳。以。草。木。之。偏。性。攻。臟。腑。之。偏。勝。必。須。知。已。知。彼。多。方。以。制。之。始。無。傷。身。殞。命。之。憂。是。以。聖。人。治。未。病。即。如。保。守。巖。疆。以。防。外。患。也。賢。人。治。已。病。所。謂。兵。來。將。搆。以。靖。四。鄰。也。以。寒。藥。治。病。者。如。決。水。以。熱。藥。治。病。者。如。火。攻。病。欲。傳。經。先。奪。其。未。至。猶。之。斷。敵。之。衝。要。也。病。勢。方。張。而。不。慎。飲。食。猶。之。資。敵。之。糧。也。治。病。必。辨。經。絡。而。藥。無。泛。用。此。之。謂。向。導。之。師。

因寒因熱而方有反佐。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寒可以勝衆。使前後不相救。敵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併力搗其中堅。使離散無所統。賊衆悉潰。病方進而不可迎奪其勢。固守其元氣。所以老其師也。病將衰而更益精銳。必窮其所之。所以搗其穴也。邪正相搏而病。若正不勝邪。不妨補之。佐以去邪之藥。兵書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所以敗也。若正氣太虛。不妨純補。俟其正復。加以祛邪之藥。是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若夫虛邪之體。攻不可過。所以借民力也。實邪之傷。攻不可緩。所以振威武也。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恐賊去而城空也。無毒治病。十去其九。恐賊散而復聚也。病正劇而誤用補劑。所謂養虎貽患也。病未至而妄行攻克。猶之開門揖盜也。病在此而治彼。所謂誅伐無辜也。病已衰須緩治。所謂窮寇莫追也。邪勝正虛。不得已用攻法者。所謂背城一戰也。標本兩兼。必杜其併。所謂絕其內應也。病輕藥重。猶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擾民也。病久失治。猶之戎首而徒存姑息。是養寇也。總之治外侮者以攻勝。治內傷者以養勝。患大病者以大藥治之。使病氣無餘。患小病者以小方處之。則正氣不傷。所謂施治有時。先後有序。大小有方。輕重有度。純而不雜。整而不亂。用藥各得其宜。處方各得其理。則調度有法。即能以小喻大。誰謂用藥之法不可通於用兵也耶。

比例切實筆致亦極通峭

夏季課藝勘誤表

下期續登誤作續登

中國醫藥聯合改良題第二篇則無遺主之遺誤作遺馬勃之勃誤作渤

大兵後每有大疫題時疫也之疫誤作疲大旨誤作太旨豆菽誤作豆鼓黃芩誤作黃苓

論腫脹題屬濕熱之熱誤作熟四肢聶聶之肢誤作股越婢之婢誤作脾

論金雞納霜題山茱萸味酸之味誤作昧



本城派報分所

上新河 程文松醫寓

下關 孟壽人醫寓

外埠派報處

鎮江 楊燧熙君

廣東 黎鹿留君

丹陽 賈瑞甫君

安慶 甘少農君

鄞伯 婁子彬君

漢口 葉煥文君

蘇州 王葆年君

上海 任際蓮君

金山 錢杏蓀君

上海 丁甘仁君

浙江 李雲年君

上海 紅十字會

湖州 李鶴舫君

福州 鄭肖岩君

紹興 魏天柱君

儀徵 任桐軒君

總發行絨莊本會事務所

外埠郵費自理每月一號發行每册價洋陸分